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
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
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史考天
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
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
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
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
宗南郊為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

夫夫習於禮者名行祕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
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
太乙酉生於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
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恆其居于
汴於歸德於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
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隣或繼其
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
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獲橫經入問為
析疑義源々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
縉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

肆者以為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
道於將來時已遠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章句儒
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
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
王者果為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
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
素或一旦帥三軍為士師質々焉不知其方反受成
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畧年
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
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

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
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
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
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師徒奉潛藩教來秦公
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頃蓋頃歸
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
至分庭而行坑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
益深平居詎於為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
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

皆黃腸衣衾必縛䟽衰簪跣悲憂為疾杖始能興司
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
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
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阨三輔士夫知由禮制
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
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
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童共政日譽公賢
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
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
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

遣丞相弟今國王和重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益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侍講徒單公獲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

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聖文斯世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旣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誠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筭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清古無是

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
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
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
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偽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
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
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
謂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
曆廢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
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
候視之無室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

使不失於芒忽日、測考積月為歲積歲為世必於
曆法益精益求精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
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
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
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
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
焯為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
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
朔又為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為四大
三小何害今授時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

四月併太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
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
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
士大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
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
皇不可以公為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為太
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
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
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
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

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也
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為平生與國至
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
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軒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
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
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
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
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
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
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

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
得於心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軒
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
十有六其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
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
皆極人臣之亞為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鑑謂不得君
知名而召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
藥太官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而不可
暫聽其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體貌
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為循墻不可謂道之行
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
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上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
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於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
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為其道者將多非
兩公聲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嘆
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墓中大
夫之昭文有潛齋遺稿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
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
焉三子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容方學女子子
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

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傅昱男孫喜女子：二人長適
呂曾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極蒸民為責已厚公於明命
實肩實負乾：其行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
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顛無倦誨誘學者宗之
西土三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茹令聞之延已徹宸黠
束帛箋：賁及林藪丹宸曰求何慕汝契大師之南
俾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儂偶
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
其從誰其凡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悉剖
丹宸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
識治黃耆惟汝為可股肱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
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
無我樵樵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湖廣行省左丞相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為大燕三日曉

近臣曰伯顏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

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為應根本斯

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

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為北庭書昔魯魯

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為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

詳其加卿為阿虎耳愛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

章求今億萬維臣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

如天語之溫崇功裸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

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
即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
置榻班諸侯王阿失拉下賜之金罍曰埃至而省必
合樂鼓其曲飲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
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鶻凡所以侈服
貴近曲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
夫人獨堅呼突盧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阿散合徹弗
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視幼聰穎而辯長躬
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
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為舅
氏習拉帶達拉寒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及
從事大將卜隣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魯僕
化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己未
從濟江帝射虎未殫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
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為
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
凡再使求之皆為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
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
王關察耳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
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為

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
朝請大夫叅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為心
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眾畏其
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
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
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筋羽悉征
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關遺又明年
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故中書左丞
劉武敏公極為策襄陽吾故物由桑弗戍使宋得竊
築為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
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
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為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
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
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
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
武公天澤來莅帥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
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
上兵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
帥今平章范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為尚書
拜中奉大夫叅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兼

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以為
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
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
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
中舟置燈篝岸積薪檣貴果結戰艦為陣宵遁盡然
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又明年遂請以西域
礮攻楚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陽甚慘移攻具臨
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
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
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

偕以入覲真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
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為兵
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
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與
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
鄂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鄂夾江為城橫鐵絙
鑊戟艦江中築礮殲弩逼我舟師鄂北黃灣岸西去
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
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鄂趙范兩都統鼓伏兵

發陵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
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臆膚燒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
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
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為導由
己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
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
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菜秉者民爭德
吾元仁政義殺恨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
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
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
閩安撫高世傑將艤艦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
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兵承
制以守臣孟之紹為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自
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
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
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禕孫辭疾高節度達出
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
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惇嫠
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
歸棄江陵市襍孫微至京師死猶沒入其妻子還公

于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澆柱江中自喬
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
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
將畫塿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填石心臺百日公
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以殪兵者
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
長皆居前列有退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
謀諸將曰國家為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
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其
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彬全道桂陽永衡武
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
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
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
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驚囂易叛難
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阮之市
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宜
賀化高容欽雷為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封為州三
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旆全之湘
水三十六所以通通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
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啗人以爵規

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
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為羣與江
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偽將張世傑傳欲襲
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畧地海外無為賊巢過柳州嶺
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
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與珞已成海南白沙港公航海
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偽使冉安國黃之
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安吉陽聞偽王陷南恩公
還襲走之降方經畧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
番以其酋龍文親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
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
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
而疾勅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即與夫人
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
塋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帖力帝既才公勅陳亮穎
元帥郝謙女為亞妃前卒勅復以其妹為繼自陳三
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為加幘服白金為兩二千五
百男六人帖力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
忽失海涯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虎符監兩淮軍貫只各總郝生輔國上將軍湖南

道宣慰司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服和尚如夫
人者蕭生拔突魯海涯阿昔思海涯勝生突魯彌實
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
事愜里斯班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
中書省新事官六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
軍伯瀾一適傳詔丙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突
海涯合滴力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濶
里吉思子孛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埜斜餘幼後
公薨十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
書與柳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微是為銘嗚呼兄

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
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
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形丹青垂
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西
功已不出乎己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聞一
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邪而公鼓
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
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壘理其時將相雖瞠後塵猶
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
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

八自餘洞夷山獠荷羶被毳大王小酋綦錯輻裂連
數千里受縻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
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
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阿
拉韓平章十二與魯赤虎突帖穆兒阿力史格呂文
煥帖穆耳僕花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
弼右丞四峻突完顏訥懷關出樂落也訥左丞四關
出海唐兀帶劉深趙修己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
何瑋張鼎樊楫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孛羅
合答耳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師宣慰使總管萬

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
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及
定湖廣税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
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為虐今
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平其境館傳
脩繫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安興安皆一
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幘可恃為捍天混皇輿
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於晉
陳兼於隋矧趙遺徹曜靈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

宜爾滅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睿思效若龜筮
由夫潛藩自將六師鵬舫浮江亦既越之歸正丹旆
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籍民授兵
將以大臣南國用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
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留後畀公
公乃按圖吾與吾子待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
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勦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
勢驚言綏心亦孔棘又鋤武庚于海之內左右皇子
交州是戡疇知公勞大帝簡在衣裘禽隼靡有遺賚
不事故常墮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壘
合樂而飲臣隣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
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閭是宅壽止名垂
晰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
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羨虞賞克延世其北居庸
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

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

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

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

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

不及今焉饒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眎遺胄於無

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

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而公之曾孫蘸木曷

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

太祖時太疇盛彊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為是竟去追之不復還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為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屑屢約為桎梏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救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屢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為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勅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為殿腔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

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為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只里吉為敵將實禦屑屢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屑屢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為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秦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為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為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

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十六為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不哥功賜其軍驟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勲闕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輒誰何李璫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哥赤為其省臣寶合丁革毒殺事聞救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真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尚書別

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負金六籬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為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真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為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忙兀以時夥於常歲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刺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博羅驢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

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
軍為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知指一
犯法臣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
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
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
可頓大兵為疑海州東海石秋遠此數百里其守必
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
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
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
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南堡戰白馬
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據灣頭
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
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胄弓矢鞍勒會分江南
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
遣平叛王只里斡帶於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羅
驩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
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為軍其百
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
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
今者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

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為貪虐斬伐平民
妾其婦女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輿
疾入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
德入惣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
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刺斯博羅斯斡羅罕薛連
干皆彊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蒞詔令公往凡
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
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
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
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
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
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止
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
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
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刺而弘吉烈亦其
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力吾有衰
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微
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
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

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淫雨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眾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不帶斬忽倫革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為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徂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為天相忠義後逐北極於東海之壩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於陣九戰四年所俘金

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勅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間公汝家是器幾何輦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為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九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准鹽為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兀而告廉訪使胡某

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勣置巡屋器械於村又
周劉光店為塙四其門扃鑰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
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
公曰吾家有馬群連郊垆不思佐國無以為方三千
里官民之倡其入驟馬十有八匹河水遷流無常民
訟退難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為佃民
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為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
睢州汴梁水及城下莽為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
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為
河南入覲奏忙兀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
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為
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為益勅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為
兩百五十幣帛三陞辭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
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真宣政院
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為西右則屬之
伯顏阿朮左屬之博羅驢今伯顏阿朮皆有田民而
博羅驢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
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
下率之上—而中下各二及圈背銀倚北再至汴喻
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官者旬月皆出之大

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驛聞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馬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秉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為釀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醕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蓄凌轡府縣肆為姦利自刻木牌與文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師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為右丞四為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為憂視轉關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與之朝夕焉雖風雲輟瘝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服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

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鞬弓矢皆百世傳寶
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
賜惟至白鶻觜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
所韝以卿世世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
河南治地平行而遠且多陂澤鵝鸛所集時出縱之
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啟邪心皆殊
賜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
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
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
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薛徹干

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孛蘭朐次
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宰
牙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者公之曾考
展一其中矢矢濫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
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由賊叩輪
懋功是創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
迨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
勤勩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勲闕遺苗帝植以培
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禦闈無止入出翼翼其心

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即往奚遠奚難
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煖金山遐徼聞有艱虞
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
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
豪華御鞵橐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丘
皇矣太祖于彊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
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闢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
孰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截葉百城罔不箠壺
竭履義殺傳其國都虜王銜壁藁爾淮東諸州猶壁
詔公進攻盪殲渠克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
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並封桂陽江嶺外內
於乃先烈克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
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魯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

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勦平宋彭義斌俶擾山東太

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剗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

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

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

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

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

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

益日多才畧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

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並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竒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過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跳梁既平為奏兵餘之民艱窶剥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權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扈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為平章後為丞相凡昔盜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為尚書省所通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為中書失微殺其二相大為計局鉤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隣連繫收坐岸獄充牣榜掠百至或閔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為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為止曰臣非

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
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
解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
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銓其人
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
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
省要束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
其家為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瘴惡坐觀致此其
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
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
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
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為兩縫留半印公
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
餘半為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
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
賜為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
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
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
暇晷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偽降覘
其何為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

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
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
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
南森大兵隨之偷生隴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
纔是一截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
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寘天與諸
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
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
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
化而刀筆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微賊以多為

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
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為得職
風紀大體微意柘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
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
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為圍田以
故瀰漫漫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
捷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
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
贊右丞相專力一心燮和庶政希至隆平總一暑寒
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

見敗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
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齎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
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緒緒不滿三
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
白樂施為仁不富之寔官給轎車始克歸塋于徐邳
峽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為公之營魄
結為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
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
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徐國公謚忠肅嗚呼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為

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麓何獨于公
光岳氣終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開見益
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泛靡夕與朝
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怒安卹
大沃宸聰盡殲孔子于福卒章百其贈金汀漳夙盜
知公來臨投其爰祈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
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臺不耑繩愆體仁德音
風教是宣移平章抗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
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行

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時望夫將定徐方岨山之陽
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
北徐為襟其帶伊河淮流在南今其疆理蹙乎古始
河鬻彭城其水淤瀟初公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
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功德之令哀蚤隕祿上公是命
既土既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中書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
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以惟其
不圖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取
當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為震悼賻楮泉為千者千五
百閔惟子煇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
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
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
成宗贈謚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
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

謚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妣氏為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弘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慶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閣門使金州團練使玠生閣門祇候武德將軍佺生武德將軍護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闕中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折行位與之遊召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

公茂負佐王之畧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
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
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嘆曰
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
然宜拯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
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篋裹餼糧
為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
付所出蕭曰吾嘗受丘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
吾拯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
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
之與偕北觀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
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阮之大
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
乃蹙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候軍中纔脫死
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
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
知事此乎公為一莞與之言信竒士出所為文數十
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誓死公留宿帳中既
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

脫屣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晚以徒死
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
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
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
郎中牙魯瓦赤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
以培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
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檀簾間遣人追及與
之遂携家來輝墾荒雲門冀田數百畝脩二水輪誅
茅為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
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
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
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
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
楊中書版四書田和知尚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
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
子楊古為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
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
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美數
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
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

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
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
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為
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
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
公避逃脫兀脫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為公始
致見微之首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
誤微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牙魯瓦赤隱此者乎公
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
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

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
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為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
之切乃許捐身驅馳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敷心滌膽
為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叙
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
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為條三
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
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
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賦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
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

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寃抑有伸設監司明
黜陟則善良姦竊可得而舉刺閣微斂則部族不橫
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
旌孝節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
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
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
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調賈乏
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
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為母如犛生
犛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
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
以絕訟源各䟽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
文不具述上竒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
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木土各兒故右丞不華吉
丁今司徒買奴為之伴讀日以三經五常先哲格言
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
者聽上總之大為張宴群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
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
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
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庭

臣聞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
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
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
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
唐鄧均德安四城拔襄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
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
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
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
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
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
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閩倚角東連陳亳清口桃
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
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
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
猶惧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
利其年大封同姓勅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
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馮鹵生之不若關中廢田
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
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
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群下公為陳宋祖

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
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
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公馬
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
年夏馮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
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為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
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決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
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
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
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為誑磔其尸於樹

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
口張不收旆公盡裂橐帛為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
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
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珥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
也俾公為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千戶世無有與及歸
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縠數升
時搖木盂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冰梯惟旄
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
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
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

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藍荅兒
大為勾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
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
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
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
妃王以行為父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
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
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
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橐橐輜重先及見天顏
始齋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
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
上勅罷關西鈎考廢行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
帝規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臆指瀕江州郡津
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及
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臯
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中
比為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
將為非覲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帝即
大位以王文統為平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
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以公為東平至居

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陸辭公曰文
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為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
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
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人
留彼時土木各而為丞相惟專從衛宮聞諸事疑則
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
太師還制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
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
為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
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輩其敬工
舞卽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饒東平
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大
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同版洛士楊庸
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蓋真
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
議王鏞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
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
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
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
保民守信強幹弱枝脩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

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

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攷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壇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闕群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曰在昔蕃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

純以游說于諸侯也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
千言亦發其必為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
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
恚忌訟商公為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
使趙良弼為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為文
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
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
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詞事關中
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
下西顧之憂推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
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
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候置牧守遷
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
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
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
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
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
甚者為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
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
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

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即用歷代
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
侮內叛總總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
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
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
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息聖心荅
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
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
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
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

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聰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
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民臣
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
國家之重害帝志為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
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
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
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
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
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陞
辭付勅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

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
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
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邪蓋天命未絕朕
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
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
未在我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
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關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
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
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
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
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
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土
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
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
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
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
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
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
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
半况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

倡為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
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
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益鐵
酒酤權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
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
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
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
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
月不雨至于三月間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靡穀之
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
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筭與祈神賽
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
蹙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
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
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
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為位祭其家終
喪時孤姪燧仕西安燉僉淮西提刑煒獨舉其柩藁
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
塋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
資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勤儉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

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宵中憂患之
來不見顏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
京晚屢輟祿雜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不
一出言恃其父故干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謀必反
覆忠言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
門墻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避
不聞其鎖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賔市私恩乎他善衆
多今惟表其大蓋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
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戴惠文
身為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

廟士列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
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知
為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安
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為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
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幘員之判裂也請
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
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宥密伯顏
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
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
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

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於
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祐今焉不效於公歟四
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
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
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煇
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
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姊完顏出姊卒姊繼皆嫁為
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
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閣教督
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
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
至俚而概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啟莫匪臣舜察邇言
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
載牽微車遐菟逸賢即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
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數悃誠
書首八事脩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卅條
救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
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遏劉上曰汝言
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於時已兆

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畧
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
一出為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遄其歸
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衮用章
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為大農
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諮謀新國
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為法程
謚以諱名既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
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先廟故魯大父
衍金紫光祿大夫魯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
夫人考顯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
鄭州年十五汴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瑜河依舅
氏居天平甫及冠入官行臺於時法制寬簡凡受事
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為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
之稱其清慎特勅有司月給白金為兩百世祖淵龍
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

去及踐天位首以為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
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為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
言大小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
王謨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
西錦服賞其周旋莽聞輒瘞之鄉不懈益勤也帝問
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勅增之公曰
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
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為禦皆不許至
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
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
守五年再為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為平章欲
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
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勅而已隨
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
詔令即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陞路官大
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伯顏時以
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朮以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
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
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
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

閻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
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
者前其人而却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
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飢
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
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襦
歸之剡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
醫更視疾痿萎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
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為是益
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
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
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至省告
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
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
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為亂於
市如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
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蠢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
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為群藪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
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傅高亦集眾跳梁為應公
多為檄曉曰汝皆平民為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

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為鄉里所醜今能拔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株檟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隣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為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為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為旋就臬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並德公恃為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教至江西民有迎數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偽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為斬匿將為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

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加其舊
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
敢有以索兵仗為名快入民家因為收匿以起獄取
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
蓋者發粟以調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
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
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
闞出勲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公
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於後言是則宜彼
庭立者必以為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公謝其失言

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為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資
決不敢友視而飾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
將往則為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纜從兵千營於城
北為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
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為用悞左右竊取其
首為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眾皆散還其鄉不戮
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
媚人有眾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
彭蠡此寇不戢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逼彭蠡西潁別
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偽為商農徑造芟舍生

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
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
慝誅矣延求何為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媚其成
功遣使入讒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
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東
使曰賈即中為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
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
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聞
陳其過舉他相以為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其年
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

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
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
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
先塋嘗取其平生家居事妣夫人曲極孝敬迨薨移
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之休
未嘗廢書從戎亦素馳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漠有
暇猶為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疏
德諸子曰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
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迓太室歲常以十
月朔日大享其日每風雪沒寒非執豆籩聞鐘鼓振

發不敢安卧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為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而集之患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讐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華其面而決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足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謚曰文正哀褒之典無一遺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於九泉矣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鏞令曹之禹城鏐知益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或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楊萬戶劉遂壽武庫使劉復餘幼男魯孫五女魯孫一皆幼銘曰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己至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繙泉公焉其時先後胥附

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為郎左右中書凡我庶政
丞相共圖日月入告天顏諛顧不惟於威不愉於豫
垂十五年政治隆平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
襄漢其始出公軍諮為烈益偉既下江夏人暴而仇
公則緩之敷澤優優粟飢藥疾于賦于役勝國厲民
靡不與黜大盜勦勦萬為曹以言為兵訓拏其家
民視曰公予父予母胡不像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
出涕齋咨洪聞其來人拊以嬉既繫岸獄載糗與粥
舟取溺逃于彼登木南安勦狂不缺斧折僭偽都昌
生致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
疇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謚于太常
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令子有遠巋山嶠石廟穹
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金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父
俊材而略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眾來歸官以
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
武公元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定其倅武仙
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元散卒
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唯與故侍衛親軍
都指揮李伯祐投誠涉塹奔藁右副聞亂已熾舟滹
沱即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
以太尉為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

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
師敗績右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憲宗即位
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
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
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
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
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鵬船求先濟教遣他將舟
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上正宸
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後官奉訓大夫居
益近密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為容

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所知如至元
二年安童以右丞相伐宋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
公曰丞相由勲闕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
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為乃從旁代對嚮咽詳
切如置符疏者始俗開可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敬行
貢舉知上於釋宗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
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
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
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寃心孔孟之道
而為賦詩何闕修身何益為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

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己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脩人紀之類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於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關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薄汝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用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獮戶郭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為以勸本富俗會患多盜勅苟犯者殺無赦在在繫纍充牣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惜黷莫甚恐於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勅革之或告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斲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賸滿覈毆傷公覈監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

端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宮有需其入惜毀成端斷
羨以給非身利而為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
際卿曹皆結喉非董八啟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
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王亦曉宮臣
曰方屢以雷霆而容止語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
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
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極濟諸阨危者蓋與國平
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童北伐犯法臣阿
黑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
必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

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環
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
下始以燕王為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
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
明詔也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
為人臣子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勅而已
以臣所知蓋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勅
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曰盡前省
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臨
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忘

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書風曉
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少
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
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為必今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
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弗便也入言
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
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辨曰上
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
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
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
過莫可指以為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為壽求交驩擯
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
可相上使嗣為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
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為十八年陞局為
典瑞監即為卿階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夫僉書
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暉留居大都九宮籞城門
直舍微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
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
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鷄鳴將入朝忽踏
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絕傷怛

丕猶覲其息勅勿速歛五日乃殯且知公圖書外無
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塋
其鄉高里先塋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菟田無地
不從凡乘輿衣服輦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
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
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勤語屬上乎惟以執事不恪
獲譴為惧故能滋久眷寵弥深為臣則然其在家出
門第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昂直倫
理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
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
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泚自茲君側失
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
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報投業後廿有二
年當大德辛丑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
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後封壽國夫人男五人士
珎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知開州士恭正議大
夫典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未仕女三人長適中書
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人
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
內供奉守遜守簡守常守讓孫女六人長適左藏庫

大使史燮次適劉文鐸幼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
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
二為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
師儲即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學
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浙行省左丞士
選相好實再世契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文居四上承五君多惧之地於皇前聖
與天魏之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幃幄
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職克脩
敬慎無尤人膚其觀曰即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
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為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
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辭章
為利達資何關綱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病為朋黨
弭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
其入告內無是為大他隨事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
獄由平反施令必減等乎納言茲麻滔天庭伐其慝
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黃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
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
前聖忠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龍光
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劬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

賴垂休教其以是詩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

子相繼轉關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

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

收其兄兵轉關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

奮銳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

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勛

以為萬戶俾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

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

五縣繇是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

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
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
歸先是李瓊反誅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
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立官
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併辭衛封
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
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惟
戎節及是亦解隸也將公無以為者數年會故中書
左丞劉武敏公極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
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避
節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
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
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
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
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
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為陣我舟不
可越公戲下馬千戶嘗隸都督萬眾從上己未渡江
請為尊拖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木公將
二十五萬戶為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
軍齊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

傷相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
請以輕進燒法臯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
既東從故丞相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
鐵垣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
民安撫留戍招摩連殘既集既安入覲加定遠大將
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
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
攻靜江衆皆輜輜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硃
所集輜輜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鉤援攀堞礮附而登
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勲責曹威名非他將可輩留
治靖江初城既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於焚毀
公賦戲下其視吾為帥隙為居第市為列肆必完無
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
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取靖江曰示吾久此
不為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斲手則屋取傭
鬻直已相什百旋為通都民男女為人所奴從主北
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
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為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
不達且生也變既止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
乃無敢覲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

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
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
朱國寶劉克剛趙珪趙脩己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
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完顏世英李榮張武鄒瑛
閻國順脫歡十千戶戍潯賓橫容象柳廉欽高化又
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
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為真當靖江受兵溪洞諸夷既
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
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為寇入則吾禦歸則吾備是
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
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何以
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為市諸戎必以入寇加誅爾
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讎雲南
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為書讓公曰吾
與先太尉父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
先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
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既亡也其
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州
立益王傅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陷其
爵賞爭起為應裂裳為旗荷矜為兵者動萬為群公

戒諸將盜至以時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衆來者
官之盜去不敢求迹平民而深為延誅時方乏監發
庾下令斬首來者以監為購謀言復貴已復瀕江之
州江路既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靖江計事實欲合
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拙敵惧耶就貴能復江不能喻
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此
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公曰委地徹備遠
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
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為劫而植
穰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偽出降仍歲為是大為

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為堡其界守以土豪
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棚隨以民夫具櫓芟禾
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李
應辰李福潯州由靖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
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
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
王繼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
雷州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碭州獲其兩
都統驛送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
仲海出奇擊走後羞墮其詐計悉衆圍城中絕食士

皆煮草為糧公抽兵漕穀欵蕪高化諸州再破走之
用兵海南詔公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瑄海死南
海平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
酒酢美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
急其為盜省是其說蠲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後
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節之舊軍拜參
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
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百仍送揚
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年要束木以
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矣

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為鈎考毫推縷剔求可
中公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年移省江西
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
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怒詈同列辯詐驚刻師心
而行敵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
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為籍渠以戶率如干為十五
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別方為籍集吏計局程督日
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
錢不可貫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

今籍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
矣渠曰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
言從容十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
得為而公亦薨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
年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
弟群從空橐不憂焉甥姓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
力不足猶稱貸為之閨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
曠夷雜疎且賤不峻陞級不留門廡游意絲竹尚友
東山者老而不衰為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
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清人曾祖成珪晦

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生太尉諱天澤妣夫
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七人耀榮餘未
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
即耀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授
靖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浙西宣慰副使前薨
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耀
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耀虎符鄧州舊軍萬
戶即舉公樞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塋
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
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

可授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曜虎符拜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
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逐
至為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
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塋又奔走京師營立二
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
辭銘曰

孰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
匪古專然天於皇輿將昇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
聖武我祖勦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

待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丞夏
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慚故橫江流
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
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為勛而桂尤瘁基屋火餘
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
鱷鯢騰海狐獠陸起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庾儲
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纒一周湖廣再相元惡再友
吾潔是求熟滔而黜一日賈首公歷宜信天不慙遺
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
時天之為餘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考

不忝世德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
耀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嘗龍虎歸偃斧丘
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數衛之與漳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

隴西義武公之家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

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

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

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

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樞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

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

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為質永昌王

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

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
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祿一
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為質猶
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
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
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移鞏治石門山
猶行天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為其主後來
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濶端征蜀公留
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
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陷伏
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土
番豐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
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
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為之與兄有
異耶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
忠南公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取授符節悉反還之
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
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
一軍戍利州會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
漕嘉陵繼利州魏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

而恤乏民力始益昌不以飢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
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
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為資公
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獎率士衆効死前驅何
至為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泣
然漙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
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壁橋隍歎
曰使吾非戎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
月乎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閣之西隘曰苦竹隆慶
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巔絕深可千尺猿猴不能緣
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
盡銳禦者惟此而帝勅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懺
自伐鼓舞之公前登帝望懺張倡為歌呼六軍和之
穀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伏
為蜀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為
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饒教使勿下帝為
書繫筒箭三射入柵令此生致獲之磔以徇資銀為
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資銀如若
竹數加以金幣為足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為舟
行計輿礮竿鉅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

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益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
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
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壁釣魚山渠
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即下敵矢不
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檣勢不棄去而必
拔之故父蹕此時暑我師疫矣忠烈卒於軍公泣集
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屍與國責塞子惟正雖
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為帥其
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為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
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

北江殊回遠不可為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
艱崎其南即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為交地公
又孑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選候斥詞強鄰入必摧
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
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
解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讖獲遺甲仗寶
幣不可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
而加金為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衰其從者且以父
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
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

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為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毋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縛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二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為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政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為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将之從公者每曰公為人信厚安昌必

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于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為國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獨受敵鋒為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毋德章兩城距合為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畫地分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况敢抽兵邀利也求為哉惟是軍當其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剽其人民逞志於忠

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
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
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
之失如此則兩公成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
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
義武肇之義武之為不作倫彞忠讓忠烈忠惠貞肅
遜芟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
必斧手柯歸親私廟庭蒞駢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
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僑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
聞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
子而天闕歸以何戾彼蒼者穹監而下公惟我皇上
心靡不同疇德未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
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
合族恃之祭求其瞞尊祖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
表旣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勲
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脩世祖皇帝實
錄資用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
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
常哥臣考處古帶出處始終為一帙上史館而臣之
先汗馬微勞其際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勲舊自
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
體今為二臣已各受謚忠順忠惠增資墟墓臣不援

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哥贈龍虎衛上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與表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行省左古帶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間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為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諺為女真避遼興廟宗真諱改為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

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眾即守威寧十二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可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為萬戶招討使人有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鉤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山北為樂土

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紺卜征蜀田事
宜遣官屬何人揖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
高安之祖按都驩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
七八明年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
諸城無要此者自此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
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墮而弗完田野歲而
輟耕民窘糶食時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偷墮生
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為盜賊肆相
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
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財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為
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
稅四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
諸校以資糧關中荷檐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
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新
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賜虎符是
月制諭令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為安撫使一月之
間二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策
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傳警日夜千里不絕
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焚之餘墾田數千
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教庾盈衍矣官舍居第

皆高棟巨棟重崇壯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
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
廣南鄭伏與棗城薛仕成西縣楊濟蘆水韓仲炳小
黃柳智德潘水薛閏皆割裂自霸昔為吾寇者也至
是皆入所據於邵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
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
心伏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虞未可
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徂詐或如爾言誠徂
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于不可化宋
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制
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
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兜零夜燭城為之赤潛遣
裨將燒絕棧道逼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鈞敵
梯衝環城數匝謂為孤危期日必板新集之民還叛
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適當城中將吏晝
或荷甲博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禿薛來援無
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導由他山
刊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
所俘亡故事祖宗賔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
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

戶再賜虎符詔叙平金戰勞益睿宗所聞太宗者今
賊玠至汝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
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
有違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
成都七日而樓堞隍壘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憐南
征踰馬湖江戰皆捷益先是乙卯世祖以大弟總天
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恒病於逋懸
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驚負而不輸顧
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
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民俱受買住與
汝節度今買住征蜀比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三
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堅賢
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終於興
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肇于南鄭味溪之白雲嶺為
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窆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男
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羊
革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
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
言為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關太山
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虜

宗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於克完
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也且他人樹勲于開國
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于
紀述者後者猶掇其蹟刪為一代之典况祖宗垂法
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
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又漢氏功臣子孫冒
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
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
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於邊冠紳之幘媽符鉞之
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特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受折與老戎行
右頡左頡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
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鎮雄藩
蓋暨梁父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舒慘自口
為糧為勦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當大府如城
雲屋邃邃朱塵綺疏歌鐘清吹聯日晚顏頤使趨風
良庖致餼胎豹曠熊酒醢介難荃薜雪滯紈衣四序
為散綵繚昧者安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
解兵其子時稅于野義廬種車勝地即舍維嶠之麓
典沔之水往往禽魚識其杖几乃知焉松可召與遊

徜徉十年歸安茲立評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疾冀
柄鑿不受公而兼之始盛終金由哲其身匪隲自天
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于沔開國生平之名
暉其益昭矧子維翹丞弼兩朝無久維石莫信者史
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
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戶懶拉叱者將歸塋其御先塋
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
臣無聽喪塋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有在君臣先
其叙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為孝者吾今何恤
俟舟二喪畢塋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
窆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于子職無
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鏡之
石父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託以計事至鄂持興國校

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貳荆憲由糾郡常德
公時成是暇則相過年已六十五脩鞞魁顏白鬚帽
張虎目虎吻大掌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
生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馳鼓鞞闐
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憊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為知死
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又為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
吊者乃三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
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固然於及天之厚公
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
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廢
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
死終弟及世其符節雜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
帶泰山如砺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
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為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
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
末若既將可傳子孫絳繹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
殆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
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于敵死之及
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兄史罔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
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煥以

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為
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
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
大尉史忠武公為萬夫日隸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
戶老以公世從大將營韓征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
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為兩百聞功于廷賜人馬
介胄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閩于襄陽反寇洛西殘
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世
祖潛藩始置經畧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為
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為屯田總管萬戶宿
重兵于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甍其城
塞西南二門不闢吾抱甲車道屬縣新野西巷盡鈔
于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之栲栳潭
令騎負一步敵奮及斧謀折馬足推步下騎為陣以
待分騎為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
得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
折已戰流血滿鞞裹創輿歸府迎賚銀為兩百錦二
端曰未足旌勞資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
河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畧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戍東
安虎嘯一年還鄧戍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

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極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江西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木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鄂治漢東築新鄂漢西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擊拔鄂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矣矢貫左股丞相手傳藥拖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負創先登矢又中額三捷功聞賜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陽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鄂既下太傅將大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願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為矣右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為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聞荆閩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中蹙血濡趺殲其軍江陵精銳於

是焉。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禎孫不出詔，以
世傑戰而後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襖孫，死京師。猶
沒入妻子為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
移軍潭州，公為鄂分省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九三
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
易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仗兵
立寐，不如礮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肉
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
，陴墻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亦賀，謂諸將曰：「非用張
某言而虜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火廨舍倉庫而
死，潰軍集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
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聞進官安
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
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並王
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群
盜，在在蠡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
汝昔略定，盜今復蔓汝，其芟之。」殲文才、諭七寨，斬祀
陽令羅飛、主常、寧、薄、王，必達、殊、周、隆、張、虎、新、化、降其
黨蕭隆、劉益、軍凡、誠、受、偽、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
百五十人，安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

謀應偽先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
歸州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
夷為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
亦奚卜薛降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
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友曰生虎
之髡剔齒疾可已風拔之虎怒爪韠裂頰其氣息垂
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
以國言賜名拔突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
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檄戍衡茶陵耒陽常寧蕪
督平永寶慶武岡盜截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伍
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尚氣重諾剛不
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眾莫
醉或腰刀行酒平章避入後閣曰公醉矣戒左右善
扶出遇契己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為其時諸將
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
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
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却
九男長忠顯次成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
提刑按察司事次真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
女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畧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

六女孫亦幼銘曰身先事君年數千可謂長生翁也
詩歌虎臣闕如虓虎不聞拔鬚視等塵塵以之膳齊
秉旄遐荒惟一西南百年未疆荊州之域連城數千
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
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
荆城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槃瓠遺種矢石癘躬
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庸迨其入覲嘉名天訓
乃首在笥華其衣裳又勅尚方叢矢象房魚服韞弓
離鞍金勒歸馬蹻蹻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
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勞授報既多益棺龍光
遺撤尚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
矧是萬夫一戍燉煌一殘闍波鯨海是航維基公陸
亦遐以勩無羞前人亦曰克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年
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潁州萬戶即公神道碑

公即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
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洛磁
濱棣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
年去城毫鹿邑避河流罄移戍潁州城久掃葉翦荆
以菱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黥將夏貴夜
悉銳攻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兩注
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敵
以為旦出奇騎擊不利客兵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
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世祖即位如故事盡

枚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
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
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鴉
山拔平塞砦功最幕府賚白金為兩五十金衣一從
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伯
顏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
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為城郢備鎖戰艦
江中列礮于岸逼戎舟師下令盪舟黃灣達藤湖入
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
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郢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

為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里海涯時右丞分省
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
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戰城
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硃傷首岑岑垂絕
己日乃蘇既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
衛兩王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為興復倖利之徒在
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屠殺長吏劫民
為兵動萬為群阻山為砦以抗官軍衡永路絕公從
節平生致三渠褫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
俾將其軍監柳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剗

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
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擢
進士左元龍為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
州界韶鄒邊鄙寇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鄒盜聞
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啟行公衝焉擊金帛即
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遷入民惧俘殺必
出逋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為逆也請歸身
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
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
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三

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身蹈死地忿怨無施所經
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糶種絕至柳
亦然公捕得為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令
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
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為費七十五萬取材有
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
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
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為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
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
出家貲責諸縣即桂如數糴入上不失軍興而下可

紿民力何如衆歡呼稱願也日比貨錢加子來歸公
悉還其贏又請罷淘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
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柳民耄倪
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至改潁州萬戶戍無為軍至
是七路之兵全集戡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
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譬以禍福皆
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人於南陵旌德涇縣
又鋤萬人於績溪績溪尤劬勦壁何秧塘山山周十
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
留戍徽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安之尋還無為
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将一軍遏而閑之
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廿有八年其歲辛卯夏
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書
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恡施予有
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人部曲捐金委帛
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浚卒十三年子武德
將軍潁州萬戶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為
書燧曰先公之膺蒙藏潁濱今將奉歸先塋數宜有
碑不得君銘恐勲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
叙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

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並太尉忠武史公天
澤為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強
諸侯頗以力夷惡相下屬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
長亦覲得焉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
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
始交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
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責以擇悔四方勸
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譽則為
山嗣睢總押其覆篋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
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
長同祿轉而西南勅敵是膺堅城是陸莫不賈勇奮
其前受顧以是身干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生遂長
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為丈夫
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
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為依日月末光陰符
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卻氏戾於持家前
卒廿有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妹也前卒十年姊顧為
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既世虎節好學而
文雜居時平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
務省訟雜惑多資平之次元泰元恒四女適却長官

子璧闡令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
長祺幼未名二女孫銘曰

嗟名即公初由羈童嗣秉父節睢及鹿邑凡戌十年
繼敵尚逖城潁而南地交壤隣黠將未嘗時已能軍
寡謀輕襲大北其群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何菁茅
曠入包融乃昇丞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柁以浮
分徇坤隅置箭驅登陴長沙桂林入郭大帳小悖剪
無稽逋後戰萬里清楚以吳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
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為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
職焉恭寸膚之傷盡心瘵恫及身而將三軍換率鼓
鼓以前顛者奚恤維公懋功其賚何如虎節皇皇雄
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旋繁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
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燾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
武之踐四十已聞慎保垂憲爰發楨籜歸從先立烈
勲于碑貽久是謀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遇

燧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

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

戰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

元三十年五十六月四日卒廣州在官三十二

年膠州內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

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胄宋亡至十六年與西王

戰未嘗月釋介胄南海平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

釋介胄合是三者之戰凡廿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

嗚呼勞矣而官已足命也今將以某歲月日還葬吾
鄉霸之大城孟村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
不恨其無聞於地上且懷德地下也敢以是哀鳴公
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
其諱祖令大城考英故參政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
夫長世祖錄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壇反
戰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
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
符登最獎之外鄂省旌楮緡百戰江中斷橫江鐵絙
蓄捷獲船三十艘拔獎生致都統徐麟省又旌楮緡
百從今太傅南伐戰取郢之柳林署省鎮撫攻新城
沙洋獲船二艘戰夏貴鄂之陽羅獲船二艘首功三
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
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于時宋亡其將相更立
益衛而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
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于贛之興國之空坑
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略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
省從右丞至廣張經畧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
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
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葛岸洞崖石

峇嶺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昆弟新會慶南海
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偽署置官自王
清遠遣馬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
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黎德已集綱
船數十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
村先是公嘗抽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為戰艦
三百五十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沉死海
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偽都督丞相兵馬鈴轄廿四人
皆磔之椎其偽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加懷遠
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張強三千
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少戢其使入
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宜留再授懷遠大將軍
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自宋亡
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賴勝立興寧廢縣以宅流民
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亮官并吳禽三首而壞
其群最斬盜為起廿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
驍者皆隣省連兵頻年不能加誅必公取之廣之屬
州皆山險不可馬至梯崖絕谷逐索水則乘烏舡游
擊之不盡不已其為什為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
棄凡事諸盜名若可易而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

老將論者曰丈夫死登陣陷陣尤足為名澤及吾妻
子今橫尸草窳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
不屑蔓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
士與民及聞今代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
民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
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遠
亦既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銘曰
北海生濱卒塹南溟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溟
至險不測其北嶺嶠群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廟空
群盜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維令與今吾元
跳踉豪勁公有砧斧晉領汝膏十八年中無有幸逃
或曰公哉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椒洋無畔不是之書
逐盜諄々大棄錄微奚示後人曰訖炎趙遺爾兩孽
噓爾死灰乍然已熄公與樹公帥從相從貪人所同
公羞有躬維祝融墟實漢南越大兵艱施小兵弗讐
勸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戶知今思永悲白潛昭幽
烝太史職載銘不忘有穹斯石

戊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楊公諱彥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真皆
不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沈而
信脩幹有力馳馬引強奔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
之來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樂民治宋
將彭義斌侵山東三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
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西州
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西州及安豐軍戰漢上
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生總管牛
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書平章與魯公之父破

荆南沙市初鄧既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
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公來襲戰塔橋古却黔陂
屢北之其後西山逋民由雕礪故宅岡將趨襄陽率
步騎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邪而南
邪與故中書平章游公築楚鐵狗西堰以灌屯田歲
收粟為石亡慮若干萬活饑羸為口亦亡慮若干萬
歲甲寅以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苦兵子
珪能荷爰矣請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
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
二十有九日塋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壩

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
年歲己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
十有六人興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
協祖總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
八人男魯孫五人儼仔侃偁僕女魯孫八人最三世
子孫魯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不列也
朝夕若歲時問安為壽其前堂宇隘不能容班之庭
下人之望之蔚為盛門非天章公潛德昌熾胤裔而
何況珪克對前脩有光乃爾耶始由副千戶江漢督
府版令將突騎千時來宿兵襄陽與均倚角臨鄧督

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為均兵逼
絕令將所突騎為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
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畧援蜀之開達西州戰李
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砦萬石埧晉城寺獲生口五
百城毋得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闕廣安軍歸
從故中書左丞相阿木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
及八瓣凌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
管野鴉池劉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格子川又禽
無名將樊城戰六年襄陽廼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
書右丞相伯顏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阮沙洋
邊都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羅步
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阿
里公分兵而西戰荊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沙市
先登阮之狗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梓峽屬
縣宜都富民言能動眾聽者駱升署為邑令追還五
千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埧三光登進武畧將軍千
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川拔靜江進宣武將軍總
管虎符下柳西融州狗地海外未至召還進明威將
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真為萬戶戍襄陽最其受
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阮下名城三十而縣不

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斬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
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脅
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
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十五創矢分石巨擘洞肩沐
股貫踵先登壓礪而顛血嘗口出積是勞勛位踐三品
力有可至數所得為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
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
鄧託筆于燧鳴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
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為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
固有不悖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啟手足以示
全歸其平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夫小而踐形
大而隕元至不旋晷孰速戰陳苟於是而曰吾全歸
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人子惟
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誠不孝而孰援抱以
死固其所也况戰不必創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曰
延執嘗讀史氏書見鬪將之登俾陷陳折馘蹇旗大
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
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叙其雋功亦志士
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
一轍庶其人為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志
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譽健歎逸群振迅
天於恒人此與彼各或畀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
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用胥附武遏亂畧文太平具
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
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鏢維公鄉豪始宗
無基於前造大今躬金厯祝斷有衆二萬來歸太宗
獨河是亂棄民而我轉關淮漢戍鄧空邠招逋立閑
鄧人病飢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丐老而休
年宜延夥而止七十立宅長卧生子如公亦毅能共
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五嬰虎符以庸
缺鉞專征曰是微效先人之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
發其幽光塋令存章庶幾子心少慰盡傷切雲之碑
蛟拏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斁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有虞臣栢翳佐舜調馴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夏
歸商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大戊御至周造父為穆王
御服盜驪驂騮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
復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為趙氏其子孫散居可
望傳次幾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
之繁時金亡去其鄉九再徙始為冀之衡水人又為
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汲播蔡也公以善射足
力材兼眾難倡義兵數千為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
糧絕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藏粟負檐疾戰百死突

園上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勅銀符提控復潰園還
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戡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
陽開制閩改信効左軍統制：閩後獻降將多恐聚
此叵測謾為受犒欲制盡阮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
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閩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
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啟猜長亂
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閩程再日耳北與敵隣乘彼
虛棄未戍蓋遣是眾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
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閩然之別遣路鈴呼延
實將若干千人為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並憤前

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將軍譚譚皆言
制閩不足為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畧地漢上
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眾曰始吾下宋正
求活我戍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閩欲一切以計
殲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
監之一旦誣以他辜盡無吾噍類覆掌為也誠不忍
與若泯：膾脯寇手心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
獨辨不可立斮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拊受命馳造實
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
歸之襄陽如輒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瞪舌

橋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於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為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為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度市為具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閫昔者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為太子南征還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

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乏藥疾翦棘墾萊府寺田廬於桑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酌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雒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為石四萬五千陝州蓋為斤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畧河南始屯田謹上張平采本盡還為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

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三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為援南州數十里淪為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二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瑩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教萬人皆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第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常帶麤冠弊鞞江漢大都督為言衣冠貴賤章也何乃為是過儉下自同庶服邪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修邊幅改度平日也必齒坐序飲其疏簡日節直坦與人無疑如此考贊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即將州兵者大考仔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資樂施夫人霍以賢聞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侃今鎮衢州男孫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溫季幼槩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之臣入無素勛可藉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為十百千萬不能齊同

以一人當一人為衆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上是
曰俊傑方天定命昭々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若萬
人犇走為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
反正之才豈以一身質々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
難於為人依而受者也金既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
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已乃
北戍鄧州為置監將防虞而戎備之其伺篡竊發不
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為福
俟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
悠長能散宿居芘後之功既碩既豐而始大興此勢
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即墓堂之龍盾虎符列
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々脩備則
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邪後葬三十有二
年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侃自嚮遣叔利五千里持嚮
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其志在揚
厲先烈又嘗家維西與我先人居相迹而游相好也
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為平糞趙公幽宮迺是之年
周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興時
如鬪孺子資獲是支金鼎沉淪提是窮旅曰犇與國

涉漢南驚來成是州始脫危乃棄衆星日月載瞻
甫少康蘇爨螽荐沴徙北就豐于洛之泐維凶亦然
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戢耕與是州民耄稚十萬
形影相附千里往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
戴為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卜置冢傍萬家且夥
有子將軍方燁烈光虎節斯皇孰曰公亡匪銘伊白
匪石安邈我筆載滋後來者願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公以至元廿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大
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會還
過行臺廣陵得訃於故御史中丞魏初所遂出涕相
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交友間文
惟我怡者它日當銘是為報子休復亦已叙所履歷
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叙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
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
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
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

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
耶吾它日有避而不為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
卒官庶副班序正與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
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闡
耶中議中順通議為高曾祖諱仲尹子翼璧考中書
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
庵崧山曰崧後更崧字壽卿童子聰警於書博觀強
識賞於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憤由貧試吏
征商屹自飭不盪華墮中統建元時年未壯入掾
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沉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造膝

清光右部為郎自丞相辯章而下皆友誥之父子並
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讒禁中省曹多徒
額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脩凝敷對有次留後
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曹讜縮公不下之故
事諸曹出皆總官判官獨抑公真定轉運經歷換衛
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
令洛之曲周狀其簿貧懦黜之圍襄陽急發民益兵
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戶抽一人籍之請託
不行苞苴不入形勢富室施計無所九竄名它役者
皆出僚吏無所蒞利其間江南既一陞奉議大夫僉

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
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
瘴鄉蠱俗上下山谷至不可馬或輜以杖殆數千里
刺舉周治簡削冗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
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
直責悉還之罪去官吏三百積沒賕賂且三千定霜
摧電擊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顧
列公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
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其誣辜陞
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

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臺
臣終曰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去家
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
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檀溪之東並仕至是三十餘
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雜教命皆家受之臨繁處劇暇
豫而集遭佳林泉野服珮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日
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入盡於及故家之
孤嫠與娛賓購禹彛書畫故遺產不盈十金所標襟
其闕甚高跬步恒以羞親為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
松庵墓馮孝子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所

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
雄剛深古卑於文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
即忠肅公妻者今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
而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為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為
德如何女溫香幼三男孫鶴齡龜齡彪齡二女孫皆
殤銘曰

公生自孱見靈竒也慈衡鏘然妙為辭也人一善備
已兼之也其蘊淵：介：持也其履平：循：施也
入司奏版出縣為也同不俗章異不離也責言：宣
責事治也憲府所躔吏不欺也風行嶺壘江之湄也

幾耳順年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幅幘
多舊悲也曰良弓傳子為箕也操木不弦世業卑也
獨公青毡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外師也子于父田
播其菑也父材楠榿子構基也有華蟬鳩冠雙綏也
與乃祖肩官醜夷也皆不持銓袞職禪也豈天為懸
座右卮也不盈其泉斯不歌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
潏沱之川浩淼：也苗胄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筭
以筮疑也麗牲有穿微銘詩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
為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
控渙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讀書壯
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夏故習而氣質大
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闈有閑及出門庭
卑以下人語恐喘之遇夙無所厚薄者于塗必謙謹
戀嫪令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荐由從
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貳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
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即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

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兼諸軍與魯始有土民以
行所學郡早遍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
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
今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刺
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其身吾民何
辜橫罹斯毒則尔神又佚罰矣敢恐之退俟終不得
命當自効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為屋祠
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為災又為文禱曰
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燠凄凜之氣發達遂成萬
物者也時自為惠反之而已灾况暴厲無節亢涌谷
起飄翔塵沙偃握禾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
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糴盛報事乎明神今使之貧
窘無所於食日其鬻苦之顏耳乎愁嘆之聲神亦安
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憑怒自尔風灾衰息
民賴至今尤寃心用獄前政繁疑盜八人榜掠百至
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訟公故縱無幾
時而盜果得西京城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囚號市
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為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邪
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
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烏可陽為充耳不聞卒問之益

太原民輸稅西京慮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與僞為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僞為我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賤而買之僞為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僞為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決奔走煩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為市吏無所蒞利驅僧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為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時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山

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為之乃招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訟為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頽數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為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辭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僞敗在此為召郡兒年十三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逆屈毀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即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設舉事王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噎嘿以徙他臣治獄希意深驚求

竟公獨輕平主果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還公憲尋入都事御史臺劄白群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縮皆身任為無少顧讓然不專已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荐何人得過半矣又致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日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况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勝職最衆出為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職論後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轉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塋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大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於東宮今出知隰州後塋二年伯氏惧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秘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為人桓為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世子弟為父兄求託金石為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獨一

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為愛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彞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舜
道德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鎡
多稼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耆闐闐泉絲
秩：其宜出為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
何有創罷其穰其祈山川百祗如指以頤兩渥風衰
誠之格思罪入髡形有少枉疑猶已渴飢不身之私
竭瘳解纍必出是期發摘吏欺大法小管戢威顏眉
衣紉芥持遼浙江涯皆所往釐在：敬思曰到遠而
如何教竒中塗其萎識不識悲中即諸碑泰無媿為
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夫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相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
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粗叙陳姚同為
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
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
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為家死不返葬
顧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
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勲執會荐離
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
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帛副

吾家乘願為銘樹石以表墓道遂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遭亂于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即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即顯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指生皇東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九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為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多玠燧曰是足為多乎玠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二十

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叙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為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馨叟馨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容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

世耳至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
女大姬生滿賜媯姓而封諸神以備三恪是為胡公
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
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公寔立孝公卒子慎公圉
戌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
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五
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周
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
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後山

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蔡女數
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令蔡人誘殺佗而
立躍是為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公
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
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敬妻完卜之占曰是為鳳凰于
飛和鳴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字為田氏穀之
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謚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湣
孟莊孟莊生文子湏無文子生桓子無字桓子生武
子開與釐子乞釐子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

於齊生襄子盤襄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
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
子求為諸侯天子命之是為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
立桓公卒子威王曰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
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
敗之齊西燕將樂毅尽取齊寶藏器湣王出亡及莒
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為襄王田單大
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為齊襄王卒子
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其自商均
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始同為

虞中同為媯卒同為田之末分者後建三子桓稱王
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多
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為敬王以田豐為世
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
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
令史嬰：生成安君餘：生軌：生審：生安：生
恒：生願：生四子清察齊尚齊生源：三子寔崩
遷寔字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
洽謀休光謀字秀方獻文先生：青州刺史忠二子
佐和佐二子準徽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

珍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
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椽康：生旰
貽太守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昂：
生散騎侍郎高：生懷安令詠：生安成太守猛：
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
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
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謚文子伯宗
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凡五陳
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某：會稽郡司馬司馬
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翰林學士

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長秘書少監京少
監以從子益官令褒繼益官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
伯宣伯黨伯宣著作即生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
史生徽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第弟
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
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為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
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墮其世德者惟獨
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
世其上則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覲哉嗚呼亦
有甚可感者古人為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勲

寔用脩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為何代大賢君子
揜之不忍及其匱焉初不預為裔孫克念其祖求微
而謀也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
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立石而得其真大封
樹之碑表墳道刻石人歎如其始寔於三易代八世
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
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
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
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者耶因為楚人之辭歲時上冢
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驚兮函嶠趾北印兮坡陀壖洛
水兮波滔：堂封兮榭斧古為藏兮幾何所既夷兮
已為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
訶待裔孫兮為告賴立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慎其
守不忍嘿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廢階茲兮來
胤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妄曹兮華遙其統緒兮可
尋具方冊兮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
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而中絕于何孟氏一
言遽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
取二三武城之策重曰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

替兮休穀與焉水兮齊悠長

故提舉太原監使司徐君神道碑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吾先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為河東山西提刑丐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胄學為同門今子長翰林毅僉宥密為同朝吾先人於中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郭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武為皇帥府提控提領寧縣寄

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
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
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夢仕俾
歲偕計吏趨龍庭甚為參尚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
二人者知擢以為掾己未遣迎世祖於江北陽邏且
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路轉運司紹歷
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
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
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為太原舊由其地多
鹵民盜煮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賦日

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習
久矣至是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為若然
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眾遣吏巡迺
不使賤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為民便安
之而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
可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
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尚
俠其事如李壇將為亂自並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
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為忻之監州阿八赤所
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徒遼海君哀之

帥家僮訟之宥宥以為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
且昔檄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非昭代罪人不孥
之旨宥宥遂奏還之今戍西川長萬夫襄陽既下之
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為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
脫者總管烏提患之迫君詣宥宥受其成法得於三
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為姦教候取籍閉府幕道院
身自差第三戶優劣優者為兵劣資其力令出人稱
為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
諭招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
蠻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唯無遺類

至則彼以為証皆磔之懸尸於樹大師既至求其首
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三
家復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數
十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
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為郡豪張某者冒有王氏
子願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恩
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奴
有戾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然
曰奴有男女若是眾多則知賴其為力也父忍重奴
商胡分鬻他地執白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亦

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驚之縱不損吾戶數寔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一逆追還之代贖為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禽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為子擇師俾齒曾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羨以周賈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臧獲父故既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今事汝父者其繼民之當不恙時伐石為廟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

九月廿有八日葬石明里先茔以前卒廿有一年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祔置毅為治書庶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觀今為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為贈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妣邢夫人生毅投穀穀濟投宿衛成廟穀祿河東憲司穀大都永濟倉使與毅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然

輕合榷輿橈酒以金天死不渝小棘見告聞已掩耳
大而去之遠若讐恥允義徐君閔其故侯世業塗地
而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曰是聖代開伐及嗣
教訟于庭萬里還之俾克再家度秉將戡民有不幸
為勢壓抑無待籲求我則徃直謂為非俠力善砥名
謂之為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并有條理施以裕人
自奉則菲伊誰無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
俾發蓋曾從許文正耳其嘉言曰其善行故出用世
尊聞行知為民所望宥密贊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
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甲得為可恃以傳

太史友辭

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初公傳

金之季季天兵滋張庭臣專謀一方惴惴以不卒保

河內為懼捷河之北綿地數千里信敵牧蒐其中不

敢認寸尺為己舊時則有若滄海河間恒山遼陽易

水平陽東莒晉陽上黨九公集創殘餓羸之餘收其

蒐蒐化悖為果出而用之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七公

竟無事效相繼也敗恒山聲言入援蹶踏不敢近京

師形涉擁衆自衛獨上黨不首鼠謀去就提孤軍闢

府馬武根窟潞澤沁輝懷孟衛七州之心終始比悍

者十二年最名純臣戲下激義多節死聲跡著者襄

垣銅鞮襄垣懸府五百里銅鞮襄垣又百里府控十
餘壁皆阻山為守獨襄垣居易地受敵西北東三道
之鋒府議非得繇上招撫使顯守不可牢即版顯移
繇衆往始顯部將有楊公者與顯同里用武畧聞顯
戰每求副往連以勞得官至是從守襄垣藉其部衆
總一旅合縣民得千人敵媿梗已未嘗涉旬月不一
至公開門延之晝止其驅夜斫其營凡戰禦事朝荷
夕集不以勞顯若此者五年其後塹夷城穿如蠶室
石積其下者四望冬盡一射人心轉一不綫髮搖敵
以為難稍引不逼會從顯徙上黨公再復潞州皆再

有勞詔進顯銀青榮祿大夫沁州節度使元帥左都
監行元帥府事公懷遠大將軍同知沁南節度使事
時縣官調用特切其待戰勞一資以官地多入敵懷
數告身無所上蔡遙領故仍治襄垣公一日請顯曰
以今形勢襄垣今年跌明年保無馬武願分部四百
人立銅鞮以緩兵衝顯允以便版公以前官行銅鞮
今公自治柵比磧處艱危中且期季聲呼滕招山逋
谷竄稍出集附敵悉衆攻公行夜至隘樓褫衣止宿
其上中敵偵刺未殊猶張空拳搏數人以僨顯聞哭
曰鍛吾翼矣明年顯死又明年上黨公釋師養安京

師一寔公言公代人諱閏少孤鞠於姊之夫高家即
今榮祿大夫顯也始顯以募兵戍郡遷戍潞改孟戰
有勞調臨洮司祿臨洮又深地戰又有勞遷招撫縣
上取上黨節度公一伎行死事之年生二十有九後
如千年子仁風謂燧宜傳度他日職館者得涉筆以
承金史之漏云仁風歷懷邢洛三治中有善政四百

乾隆乙卯三月二日往訪周鄰岩路過桐江橋于芸芬堂書肆小憩焉主人以抄本姚牧菴
文集示余云曰牧菴文曾梓入中州文表茲冊無卷第得無與文表相類乎假歸對勘比
文表增多碑一襄陽府行狀一忠宣公行狀一送姚嗣輝序一李蒼誌銘一
襄陽府志 忠宣公行狀 送姚嗣輝序 李蒼誌銘 南宮路橋管張公墓誌銘 廣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乾隆乙卯三月二日往訪周鄰岩路過桐江橋于芸芬堂書肆小憩焉主人以抄本姚牧菴
文集示余云曰牧菴文曾梓入中州文表茲冊無卷第得無與文表相類乎假歸對勘比
文表增多碑一襄陽府行狀一忠宣公行狀一送姚嗣輝序一李蒼誌銘一
襄陽府志 忠宣公行狀 送姚嗣輝序 李蒼誌銘 南宮路橋管張公墓誌銘 廣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棘人黃丕烈識

他州道本司司馬張

自中州道州州州州州

在之司一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州州州



